

作家生活与创作自述

赵树理  
创作生涯

ZHAOSHULI XIEZUOSHENG YI

赵树理  
创作生涯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0420

1030420

## 内 容 简 介

遐迩闻名的赵树理是怎样一个作家？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他的作品为什么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宝贵的创作经验？本书所辑录的作家谈自己生活与创作的文章，生动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 赵树理写作生涯

董大中 编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6 3/4 插页3 字数150,000  
1984年 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500

---

书号：10151·739

定价：1.30元



一九六三年五月于长治

赵树理

赵树理

近我手来，~~日~~成友们，字是我  
法，写作经验，可在我一次，也很有趣。一个星  
非专门写作的人，写了几个小册子，即使有这  
经验，也不过是在生活和其工作中的应用。  
像我们作过经验，我总觉得不好，意思，理  
在又有几个朋友要我谈，我用上边的理由回答  
了他们，他们有人说：「那树理，也可以谈  
谈。大家既然要你谈，你要大谈，人家都要  
听，你何必推辞？」好！谈就谈吧。

先谈我写材料经验：我的材料大抵是

来的，而且作（王）和材料走得紧，想不放

也，但不（同）因为我的家庭是在高利贷压迫之下

由中是差别的，我自己又上过几天学，抗日战

事开始又作的是地方工作，所以在大革命和我那

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不通，而天壤之别，也

是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例如：小二黑路

山中的二诸葛，我写我的经验，此时，全

就是我工作地区的经验，至有牙擦擦中老

树理和小诸葛的人物就是我的经验，这是有好

赵树理手迹

# 序

王 中 青

董大中同志编了这本书，要我作序。我是赵树理老友，说几句话是应该的，因此答应了下来。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赵树理的研究和评价都很不够。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界最杰出的代表，他那新颖独创的大众化风格开了一代新风。可是，无论对他的生平还是创作，评论界都还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赵树理从三十年代初就开始写作，作品很多，有不少发表在《党讯》副刊上。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编《山地》副刊和《中国人》周刊，上边的许多文章都是他写的。他不仅写小说，还写论说文章，还写剧本。他在戏剧上的成就也很大；他是小说家，也是戏剧家。他还懂得曲艺。他拥有的读者很多很多，他的许多作品人们现在还爱看。这是为什么？这些，都需要很好的探讨。在对赵树理的评价上也远远与实际不符，实际上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星之一，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跟巴金等大师并列而无愧。

赵树理谈自己不多。建国以后，赵树理成为一位大作家，请他介绍创作经验的人很多，这使赵树理不得不谈一谈自己的

创作，但生平仍然谈的不多，偶尔谈到，也很零碎。现在，董大中同志选出三十几篇赵树理谈他自己生平与创作的文章，编成这本书，我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给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赵树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为什么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他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同志，也一定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吧。

是为序。

1983年8月

## 目 录

|                  |           |
|------------------|-----------|
| 序.....           | 王中青 ( 1 ) |
| 也算经验.....        | ( 1 )     |
| 关于《邪不压正》.....    | ( 4 )     |
| 《金锁》发表前后.....    | ( 8 )     |
| 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 | ( 12 )    |
| 我与《说说唱唱》.....    | ( 16 )    |
| 忆王春同志.....       | ( 19 )    |
| 决心到群众中去.....     | ( 21 )    |
| 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  | ( 25 )    |
| 《三里湾》写作前后.....   | ( 28 )    |
| 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信.....   | ( 40 )    |
| “出路”杂谈(摘录).....  | ( 41 )    |
| 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  | ( 43 )    |
| 在文风座谈会上的发言.....  | ( 47 )    |
| 万里同心             |           |
| ——答瓦连津·奥维奇金..... | ( 49 )    |
|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 ( 51 )    |
| 下乡杂忆.....        | ( 63 )    |
| 《三复集》后记.....     | ( 67 )    |

## 谈“久”

——下乡的一点体会…………… (70)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 (74)

## 文艺与生活

——在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

二十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 (85)

地方戏和年景…………… (88)

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

发言(摘录)…………… (93)

与读者谈《三里湾》…………… (101)

在北京市业余作者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105)

## 做生活的主人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109)

生活·主题·人物·语言…………… (115)

谈谈花鼓戏《三里湾》…………… (126)

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133)

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 (137)

在中华函授学校“讲座”第四学期开学式上的讲话…………… (147)

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摘录)…………… (151)

谈话摘录(一)…………… (173)

谈话摘录(二)…………… (181)

## 附 录

写在《赵树理文集读编》前面…………… 康 濯 (184)

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刘泮溪 (192)

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 史纪言 (204)

## 也算经验

近几年来，有些朋友们，要我谈谈写作的经验，可是我一次也没有谈。一个并非专门写作的人，写了几个小册子，即使有点经验，也不过是些生活和其他工作中的经历，作为“写作经验”来谈，我总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又有几位朋友要我谈，我用上边的理由回答了他们，他们有人说：“那些‘经历’也可以谈谈。大家既然要你谈，你要太固执，人家就要误会你是摆架子。”好！谈就谈谈吧！

先从取得材料谈起：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因为我的家庭是在高利贷压迫之下由中农变为贫农的，我自己又上过几天学，抗日战争开始又作的是地方工作，所以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所参与者也尽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有才板话》中老字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的变迁》中六老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了产的人；同书中阎锡山的四十八师留守处，就是我当日在太原的寓所；同书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合，染了我好多同事的血，连我自

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

这一切便是我写作材料的来源。材料既然大部分是这样得来的，自然谈不到什么搜集的经验，要也算经验的话，只能说“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简易办法”。

再谈谈决定主题：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

语言及其他：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等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鸡叫”“狗咬”本来很习惯，何必写成“鸡在叫”“狗在咬”呢？至于故事的

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问题，不过我在这方面本钱就不多，因此也没有感觉到有赔了的时候。这些就是我在运用语言和故事结构上所抱的态度，也可以算做经验。

我所能谈的经验只此而已，至于每个具体东西的写作过程，都是普普通通不值一谈的，因而也就不多谈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 关于《邪不压正》

我的《邪不压正》发表了之后，先后读到了六篇谈这篇东西的文章——其中也有批评的，也有辩护的，我读了都很感谢，不想再说什么。一篇文章发表出去，有人愿意提出意见，也是重视这篇作品；其所提的意见，作者认为对的，就接受下来，认为不对的不用接受算了。人家又不强迫，何必再去声辩？况且即使自己认为不对，往往也是自己的文章有不周到之处，否则为什么会使人发生不同的观感呢？（反动者的意见自然除外）

最近有个同志劝我写个总的答复，使读者得到我自己一个解答。使读者得到我自己一个解答我愿意，但也不必去把那六篇文章逐一评论一番。我只把我写那篇东西原来的意图和某些必要说明的安排写在下面作为读者一个参考。

我写那篇东西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

当时当地的土改全部过程，简单介绍如下：

一、在土改之前，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流氓甘作地主之爪牙，狐假虎威欺压群众。贫雇农固然直接受其压制，中农也常被波及。

二、发动土改之初期，封建势力受到削弱，但余威尚未消失。这时候其他各阶层之表现甚为复杂：①中农因循观望。②贫农中之积极分子和干部，有一部分在分果实中占到便宜。③一般贫农大体上也不算翻了身，只是政治上未被重视，多没有参加政治生活的机会。④有一部分贫农竟被遗忘，仍过他的穷苦生活。⑤流氓钻空子发了点横财，但在政治上则两面拉关系。

三、上级发现了被遗忘了的群众没有翻身，追查其原因，多分了果实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只说是封建势力尚有残余，而没有说自己多占了一部分果实，所以只决定了追究残存的封建财产。在追究时，少数占了便宜的干部明知残存的封建财产数目很可怜，怕解决不了被遗忘的贫农的问题，就想把富裕的中农也算到封建势力中去。流氓更喜的是混水摸鱼，惟恐天下不乱。这两下一结合，就占了上风，正派干部反成了少数，群众没有说话的机会，结果残余的封建势力固然被打倒了，而中农也因受了连累，人人自危，无心再过日子，生产也因之停顿。

四、所谓“纠偏”，就是纠正上述现象，其具体过程是追清了错误责任，教育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安定了人心，使农村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那地方的土改总过程大体如此。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分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

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作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其次是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尽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我以为这两件事是土改中最应该注意的两个重点，稍一放松，工作上便要吃亏。我所以套进去个恋爱故事，因为想在行文上讨一点巧。要是正面写斗争恶霸、穷人翻身，少数人多占了果实留下穷苦窟窿，二次追究连累了中农，一直写到整党、纠偏，篇幅既要增长，又容易公式化，所以我便想了个简便的方法，把上述一切用一个恋爱故事连串起来，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

小宝和软英这两个人，不论客观上起的什么作用，在主观上我是没有把他两个当作主人翁的——例如刘锡元父子、聚财、二姨、锡恩、小四、安发、老拐、小昌、小旦等人，或详或略，我都明确地给他们以社会代表性，独对于这两个人，小宝勉强还可以代表不当权的小干部（也只是临时加委的），软英则除与小宝有恋爱关系之外，我没有准备让她代表任何一方面。

这个故事是套进去的，但并不是一种穿插，而是把它当作一条绳子来用——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

它当成主要部分。我在写《李有才板话》的时候，曾以这样的态度来用李有才，这次又用了一下软英和小宝。这种办法，我没有多见别人用过，我也不敢自以为是一种什么手法，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偷偷用了一下算了，以后也没有准备再用。

拉拉杂杂说了好多，仍说的是自己主观上的意图和安排，至于客观效果与自己主观愿望相差多远，我一时还得出准确的结论。

那大小六篇文章的作者虽然都参加过土改，但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又都说的是我们文艺界的本行话，而我所期望的主要读者对象，除了有人给我来过一封信之外，我还没有机会了解到更多一些人的读后感，因此还断不定一般效果如何。不过我这种看法绝没有轻视内行话的意思。我对内行话的重视要超过对一般读者意见的重视，因为内行的感觉是要比外行敏锐的。我的主题及主人翁已经能在内行中引起争论，至少也可以证明是自己没有把它写明确以至于引起不同的看法吧。其所以不能因此作出结论者，我只是怕所看的重点不同。比方作一件棉衣，一个裁缝批评起来，往往是说胸前的棉花厚了些，或下摆宽了些……这些意见没有一条不值得重视。如果发现人家确实说得对，下次就能做得更好一点，然而却不能因此就断定那件棉衣根本要不得或者恰合适，等到穿棉衣的穿上去，你问他怎么样，他如果只说不好挺胸脯或者腰松一点，那就还马马虎虎能穿，如果他说穿不上或者说穿上很凉快，那就算吹到底了。

我的答复就如此了。

此外，我还须写一点声明：我那篇东西是在山里发表的，那时候各个解放区还没有连成一片，各地辗转翻印，有些竟错得一塌糊涂，谁也读不通，希望读者不要算到我的帐上。

## 《金锁》发表前后

《金锁》这篇小说，在《说说唱唱》上发表之后，收到读者的意见如下：

人物不真实，侮辱了劳动人民。

下三烂话太多。

结尾矫揉做作。

摹仿《阿Q正传》。

为了答复读者对《说说唱唱》的爱护热诚，“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开了三次讨论会，把这篇作品逐字逐句检查了一番，并将检查的结果整理发表。可惜这三次讨论，我只赶上在第二次参加了个会尾巴，有些意见不曾谈出，再加上在编辑过程中我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现在把它一并写出来，作为对讨论会的一个补充和对作者、读者及其他编委的道歉（其余在讨论总结上提到的，这里不重复。）

### 一、编辑经过

在收到这一稿件后，“大众创研会”小说组的几个人和少数编委传阅了一下，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1、故事轮廓脱胎于《阿Q正传》。